

打入军统心脏 构建“红色电台”

中共“七人小组”潜伏戴笠身边六年

戴笠的特务小组行动失败

盛夏季节,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通过电台亲自与胡宗南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小组送入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

然而这支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戴笠得知后暴跳如雷,像个疯子似的捶着桌子,踢着椅子,破口大骂。他的阴谋失败了,他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被共产党抓获了,无法向蒋介石交待。作为情报专家,他使用的是军统电讯以外的密码,且又经过自己加密处理,似乎已是天衣无缝。可这次行动败得如此之惨,是他人军统以来的头一次,这是他人不能容忍的。

“七人小组”成立

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落入我军手中的呢?原来,在军统局内部活动着我党的一个地下“七人小组”。他们是张露萍(化名)、冯传庆、张蔚林、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其中张露萍是党支部书记。“七人小组”直接归叶剑英在重庆创建的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小组的任务是与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络,负责传递情报,待机在戴笠的军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小组于1939年11月底成立,当时只有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3人。负责人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住在张蔚林家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的挑衅和进攻,及时掌握敌特情报。他们深知工作的艰险和任务的繁重,便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边工作边发展组织,半年来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使我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张露萍

核心提示

“七人小组”像一把尖刀刺入了军统的心脏。他们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

成功破译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

1940年7月的一个深夜,小组负责人张露萍忽然听到“滴答,答滴滴滴,答滴滴滴”用“ABC”3个字的电码来敲门的声音。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的暗号。

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他那黑褐色的脸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张露萍和张蔚林猜出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于是不约而同地问道:“老冯,有什么事?”

冯传庆坐下来,从皮夹克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说:“你们看。”

张蔚林接过来一看,知道这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份绝密电码,高兴地说:“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是啊,所以我就赶紧抄录下来了,我们赶快把它译出来吧。”

他们三人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开始译电。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密电码本,就是译不出它的原文来。冯传庆摸着头说:“怪了,怎么译不出来呢?”

“这样难译,正说明它的重要。”张蔚林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

“是不是他们之间另有一本密电码?”张露萍提醒道。

冯传庆点头说:“很可能。”他忽然灵机一动,对张蔚林说:“你把我放在你这里的那份讲义拿来。”

“哪份讲义?”“就是奥特莱斯的。”

张蔚林把美国密码专家奥特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找了出来。

冯传庆接过来,一面仔细地翻看,一面不断地思索。忽然,他拍着脑袋,恍然大悟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和胡宗南两人之间另有约定的密电码,是在原有密电码的基础上,又做了加减的!”

冯传庆一遍又一遍地做加减试验,终于把电文译了出来。电文是: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3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军统特务反共的又一新阴谋,事关重大,一定要尽快把这一情况报告南方局。张蔚林认真抄写好电文,交给了张露萍。这时,东方发白,天已破晓。张露萍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便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

接下来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后来这个小组不慎暴露,成员全部被捕,并于1945年7月14日在贵州息烽集中营英勇就义。(据《中国国防报》)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炳文 著

整天六神无主的年轻寡妇日子要多不好过有多不好过,一听说她命好,高兴地说:“中,算得准,给你做鸡蛋捞面条。”

一听说相面的来了,树下闲坐的老婆儿、小孩都围了过来。一个老太太说:“相吧,相得透,我也相一面。”说着把凳子递给田大师。

田大师看了几眼小英慢条斯理地说:“人中长,儿满堂。大嫂可是好命啊!多大了?”

小英的脸红了,她没有说下去。田大师又接着说:“大嫂年方二十八,两个儿子一枝花。一担清水挑到家,夫叫老婆孩儿妈……”

小英“哇”一声哭了,举起扁担就照田大师的身上砸去。

这才是祸从天降,田大师腾地跳起来,躲闪不及,又一扁担砸过来。

“材料——”一声喝斥。小英看是三爷,便停止了扁担的飞舞,担着水桶仰着脸痛哭着,水桶在她肩上一晃多远,地上留下两道时轻时重的洒水印。

田大师成了众矢之的,都在责怪他:“你喝你的水吧,你逛那嘴干啥?她

家男人刚死,你挨打亏不亏?”

“打死你是你自找的,没那个本事逞那能。这才是没事找事,要不是三爷,你今天别想好受!”

田大师赶紧双手抱拳,给三爷施礼说:“谢谢您了大爷,鄙人不敢,请问大爷贵姓,来日定重谢!”

三爷咂了咂嘴说:“相面人得会说混合语,你连这个看家的本领都没有,还能出门闯江湖?”

“大爷说得对,说得对。今天点儿太背,在鹤壁算一卦,叫人家把签掰折了。签不全了,心说相一面挣个车票钱回去,谁知道又……大爷,这个村姓啥的多?”田大师想在三爷面前套个近乎。

“除了一家姓陈,在宾馆当大经理,其余的都姓韩。”

田大师差一点儿倒出气,汗从额头上渗出来。往日点石成金的田大师,今天屡屡败北,是他真没本事?还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乱了阵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也难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田大师一脸的扫兴,风尘仆仆回到家,一碗开水没喝完,隔壁屋传来一阵鬼哭狼嚎声,使他毛骨悚然,腾地站起来:“谁?跟鬼叫一样!”

他妻子说:“还能是谁?你姐。她等你几天了,听见你进门了,叫你听呢。”

“咋了?咋了?”他迫不及待地问。

“她男人外边有人了,进门看这儿不顺眼,看那儿也不顺眼,把你姐打得浑身没个好地方,你姐等你去给她出气呢。”

田大师一拍桌子站起来:“他个狗日的,不打破他的狗腿,我都不是俺娘生的!你去叫来马三、小五,叫他们多叫几个人,开面包车去,我加油,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他了!”

他妻子出去了,不多时门外响起了喇叭声,田大师走出屋门,对着正在揉眼的姐姐说:“哭啥呢!天下的男人

多着呢,就他的被窝好暖?”说着走出了街门。

田大师坐在车上,只恨路远、车速慢,从村子过时也不让减速。一条狗卧在路边,不知道是马三故意的,还是狗挡住了路,只听狗惨叫了几声,车轮掉进路边的水沟里。一个男人掂了把铁锹站在车前面瞪大了眼说:“您是去报丧呢,还是家里娘们儿难产?进村还跑恁快。”

田大师好说歹说,给了100块钱,那人才放行。不用说,见到他姐夫,气不打一处来,田大师一马当先,照他姐夫一脚踢去。他姐夫眼疾手快,双手拽住他的脚,死活就是不丢,两人在院中转开圈。田大师喊着:“马三、小五都上!往死里打!”

寡不敌众,他姐夫俩手拽住小舅子的脚,使出全身力气往后猛一推,夺门而出,跑了。院内,田大师躺在地上,顿时痛如刀绞,面色腊黄。几个人咋拽他也站不起来,拉到医院一检查,粉碎性骨折。

四十二

陈晶大学快毕业了。这天是星期六的下午,同室的同学都早早回去找接收单位了。到哪儿去,她想写信征求韩振洪的意见,信纸摆好后,刚写上“石头哥”三个字,刘怀进来了,她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刘怀看了一眼信纸上的名字,无奈地长出了一口气,在室内踱了几圈,点起香烟吸了几口,话到嘴边又紧张起来,说:“陈晶,我想跟你谈谈,有时间吗?”

“刘老师,坐吧,说吧。”陈晶说着要去给他倒水。

“你是给我倒的吗?我还有急事,晚上吧。晚上到学校后面的湖边吧,不见不散。”刘怀担心陈晶拒绝他,用祈求的目光看着陈晶的脸。

陈晶点了点头。她感到刘老师有难言之隐,心中也有些茫然,这团迷雾只好到晚上揭开。

夜里,华灯初上,陈晶来到湖边,湖岸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向湖中望去,群星争辉,一轮明月沉落于湖水之中,树上传来小鸟的啼叫声,使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心里暗暗说:“怎么刘老师还没来?”

其实刘老师早已来到。他藏在大树的后面,多了个心眼,万一郑向阳发现他的蛛丝马迹追来,偷鸡不成蚀把米。为防备郑向阳身后跟踪,他大大方方走出校门,又蹑手蹑脚按原路走回去,看到住室的灯还亮着,听到收音机还响着,确保万无一失才来的,但仍心有余悸。

他从树后走来,两人顺着湖边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只青蛙从水里出来觅食,被他俩吓得“扑通”又蹦到湖里。陈晶叫了一声,后退一步。刘怀伸手抱住她说:“不怕,不怕,有我在!咱到那边的石头上坐吧。”

他们一前一后坐在石头上,陈晶说:“刘老师我害怕,有话明天再说吧。”

“既然来了,我给你提个问题,你能答出来,我放你走。你看,你知道天河边上牛郎的心情吗?你能说出牛郎要对织女说啥吗?”

“刘老师,你不要难为我了。你知道我不是学天文和古汉语的,我怎能回答出你提的问题?三年来,我很感激你对我的帮助。我不傻,我们都要为自己、为家庭、为朋友负责。你俩感情很好,我祝福你们白头到老。我以前跟你说过,我有男朋友,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他被国家名牌大学录取,叫韩振洪。他稳重、大方、对事业很执著,他昨天给我来信还说他到了学术界的大院里才体会到泰斗的含意,觉得我国的农业、养殖业还处于一张白纸阶段。他劝我眼光

要看得远一些,胸怀大一些……我们商定毕业后共同搞一番事业。看过他来的信以后,我仿佛加入他的登山队一样,前面打旗的人就是他。”陈晶说着自豪地笑了。

“你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刘怀很不自在地问。

“我们呀,他是我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生长在传统的家庭里,把爱埋在心灵的深处,不像有些人拥抱、接吻、同居。不不,我不是指责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人准则,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小时候,俺俩一块儿去给生产队割草喂牛,他割得快,我割得慢,他说我:‘你不会这样扑拉着割?你看我。’他弓着腰,用镰刀一割就是一大把。回家路过老槐树下时,大家都夸奖他。下午,他不让我跟他去了,我哭了,俺娘吵他,你猜他说啥?让我跟去,怕人家说闲话。”陈晶说着情不自禁地笑了。

刘怀更窘迫了,感到自己变成了寓言当中看葡萄的狐狸,明知道够不到,又不甘心,总是天天鬼使神差来看看,不过嘴瘾,总要过过瘾。

月亮无声无息地移到了西南方。两个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俩面前,打破了俩人的谈话情趣,并要他俩到派出所说明关系。(39)

水宜生

宜 / 生 / 之 / 水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 3338633 13323926333